



①	②	③
④	⑤	⑥
⑦	⑧	⑨

①1月1日2时,一名外国女士在搭乘夜27路。当天,车厢比平时拥挤许多,乘客大多为跨年的年轻人。

②1月1日2时43分,夜27路到达终点站时,保安叫醒一名熟睡的乘客。

③2018年12月14日0时5分,刚走了6站,车厢就被代驾司机和折叠车占满。

④2018年12月17日23时40分,一名乘客打起了哈欠。

⑤1月1日1时6分,一名参加跨年活动的大学生向王利艳询问发车时间。

⑥2018年12月18日5时5分,一名刚从工地上下班的男子趴在椅背上睡着了。他左手拇指是在前几日搬运木材时不慎划伤的。

⑦2018年12月25日3时55分,一名男乘客带着“小猪佩奇”登上了车。

⑧2018年12月18日2时39分,网名为“北京老王”的一名拍客正在车厢里直播北京的夜晚,他搞怪的表情逗笑了身旁的代驾司机。

⑨2018年12月14日1时26分,即将到达终点站的夜27路车厢里已经没有了乘客。

# 夜27

——夜班公交女司机和她的乘客们



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影报道



1月1日0时,北京通州区。伴随着新年的到来,王利艳驾驶的夜27路公交车缓缓驶出站场,这是王利艳在公交车上度过的第3个跨年夜。

此时,车窗外,远方的一束礼花绽放开来,绚丽的色彩照亮了漆黑的夜空。

这条长25公里、途经28个站点的公交线不仅连通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城区,也温暖着每一个都市夜归人的心。线路是在2016年9月20日为响应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而开通的。自那天起,家住通州区西集镇的公交司机王利艳便调到这条线上,成了北京36条公交夜线上唯一的女司机。

在当班的每个晚上,她都要在22时左右赶到站场。酒精检测、班前宣誓、交接车辆、排查故障……每一项她都要做到位。王利艳说:“安全第一,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站是我最大愿望。”近几个月来,随着北京市政府部门的陆续搬迁,乘坐夜27路公交车的人明显多了起来。

凌晨的北京,寒风刺骨,闪烁的红绿灯与公交车上的路牌灯星星点点,点缀着空寂的马路。

0时12分,王利艳驾驶公交车驶出去6站,车厢就被代驾司机和他们的折叠车挤得挪不开步子了。在前半夜,夜27路的乘客大多是代驾司机。为了省钱,他们接完单通常都会乘坐夜班公交车在各个小区和商圈间穿行。夜班车班次少,发车间隔时间长,一趟没挤上去就得再等几分钟。开夜班车时间久了,王利艳也慢慢熟悉了代驾司机们的工作。为了能多拉几位乘客,王利艳每到一个站点就会多停一会儿,多看几眼后视镜,确认没有赶车的人后,她才会驶出公交站。她说:“代驾大都骑着折叠车,到了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,我就担心他们为了赶车摔个跤什么的。”

1时45分,到达大北窑东站后,王利艳走下车伸了个懒腰。几个骑着单车的年轻人唱着“新年好啊”从身旁经过。偶尔遇到一两个上来问路的年轻学生,王利艳都会耐心回答。从大北窑东返程时,乘客多为大学生、白领和农民工。他们有的可能是刚下班,有的可能是醉酒归来,还有一些是喜欢夜里出行的夜猫子。王利艳说,时间长了,这些乘客慢慢地就变成了“老熟人”。而这些人和她的问候语也是千奇百怪——“好久没坐您的车了!”“哟,姐们儿换发型了?”“今天您开车啊,辛苦了!”“姑娘,这大冷天的,多穿点”……每次听到这些话语时,王利艳都会礼貌地回一句“谢谢”,同时也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出了城区,车厢里的人开始变少,车窗外的景色也从各式高楼大厦变成了路边小店和饭馆,有时连着七八站都没有乘客上下车,但王利艳仍会在每个站把车停下来,报站、停车、开关车门。

3时50分,车子到达四惠枢纽站,坐车的人又多了起来。乘客变成了一些赶早班的工人、晨练的老人,周一的时候还会偶尔遇到住宿舍学校的孩子和家长。王利艳开玩笑说,她的车厢里可能同时拉着这个城市里最晚睡觉的人和最早醒来的人。

作为一个女性,两年下来,王利艳已觉得对家人亏欠太多。“我的一天是从下午开始的。”王利艳说,下夜班回家后倒头就睡,一觉醒来往往就下午三四点了。她说:“夜班车的确很辛苦,但无论如何总要有人来开啊,不然的话好多事情就没办法干了。”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,王利艳对夜27路有了新的认识。她说,这趟车就像城市深夜里留着的一盏灯,照亮了每一个人的回家路。

早晨5时52分,王利艳驾驶着夜27路往返两趟后回到公交站场。熄火,关灯,四周又回归沉寂。下车前,王利艳看了一眼微信朋友圈,感慨道:“又是一年了!”



2018年12月31日晚,王利艳在做班前宣誓。



每次开车前,王利艳都要对车辆做一番检查,保证行车安全。



2018年12月24日,通州区西集镇,刚回到家的王利艳查看丈夫右脚的伤情。几个月前,丈夫出门时不小心被车撞伤导致右脚骨折。



2018年12月31日22时30分,拿到车钥匙后,王利艳在站场找自己的车。